

### “现在=此处”

作为一个自小读中国近体诗的人，刚接触到俳句时，我是颇不屑的。短短的十七个音便成了一篇文学作品，没有起承转合，没有重章叠唱，甚至没有对仗。作为文学体裁，是不是失去了艺术的价值？

但是俳句，越读越让人入迷。松尾芭蕉言：“物之所见之光依然不消于心，宜言止。”俳句就是一种瞬间的艺术，所有的时间在句子中静止，留给读者的却是无尽的感触。俳句不需要多么精巧的构思，当你走在街上，看见春光穿过树林，又或是听见秋风掠过树梢，你的心里有所感觉，一首俳句便诞生了。

加藤周一说，俳句是关注“现在=此处”的作品，也是“日语抒情诗形式历史发展的最后归结”。其实，按照加藤的意思，俳句不仅是日语抒情诗的归结，也是日本文化的缩影。

被誉为当代日本“百科全书式”学者的加藤周一，在88岁时写出了《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》一书，他在后记中写道：“本书是对作者关于日本思想史思考的一个总结。”在书中，他结合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，并对比东西方其他国家的语言、历史，详细阐述了日本文化“现在=此处”的特性。他写到了日语中动词后置的独特结构，写到了日本的传统村落与锁国，写到了茶室、神社、天守阁，也写到了“老江戸没有隔夜钱”与福泽谕吉的“大势力主义”。行文轻松，涉及面广，将我所读过的知识串连起来又补充了许多新鲜的内容，使我深受启发。

日本文化之初起，似乎可以上溯到律令时期。日本从当时的唐朝学来了一套基本的国家制度，至此便稳定发展起来。尽管中国的文字与近体诗也在同一时间进入了日本，二者的文化底色却截然不同。日本的文学经典如《万叶集》与《源氏物语》，蕴含着一种被后世称作“物哀”的元素。大西克礼在《物哀·幽玄·寂》中讲到，“物哀之情”便是“知物之心”，知道外物现在很美，也知道外物随时会凋零。于是，一种无可奈何但又追求极致唯美的境界便被打开了。这一时期的散文特点最为突出，《枕草子》所记载，不过是宫廷日常生活之二三事，却每每能在瞬间打动人，并流传至今。

贵族时代在几百年后被武家终结，日本文化中“现在=此处”的特征却没有发生变化。北条家族本尚节俭，建造武家府邸时开启了“扩建”的建筑原则，并不会事先对整体进行规划，而是依用而建，随时扩建。所以武家府邸一般不会呈现出对称布局，这是注重眼前的观

念所造成的。武士之间的“下克上”也时常会引起政局的动荡，时人多有如《徒然草》一般“人生无常”之叹。这些观念暗中又强化了日本的文化特征。

武家与禅宗的合体，最终将“现在=此处”的文化特征推向了极致。铃木大拙在《禅与日本文化》中介绍，“‘悟’‘即’禅’，是不依赖于概念直接到达真理”，而“日本人的心理优势在于直觉地抓住最深刻的真理，借表象将其清晰的实际表现出来”。有着“现在=此处”文化基础的日本人是善于参禅的，并且在禅的基础上，日本人发明了茶道、花道、武士道。这些文化支系，触及的都是禅宗“悟”的体验，即要求达到“无心之心”，在瞬间里进入无意识。禅宗完成了日本文化的哲学化，让人能够超脱时间与空间，与此同时，其文化基础“现在=此处”，也进一步被深化，进入了民族性格中。

日本文化的“现在=此处”特征所带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，日本人将自己的文化打造成了一颗钻石，每一个细小的切面上都光艳动人，每一个瞬间都无比夺目。但这一特征带来的并非全是益处。

丸山真男在《日本的思想》中提到，日本思想史研究面临着诸多困难，而没有一个一贯的思想体系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之一。诚然，由于“现在=此处”的文化特征，传统的日本人好像并不善于进行哲学思考，也很少会出现举世闻名的思想家。同时，由于关注“现在=此处”，日本人善于变通，随时准备着转向，而不是固执地坚守着一些价值，这样的行为也为日本在道义上招来了些许批判。

世界文化精彩纷呈，需要更多的了解，也需要更多的交流。

阅读书目：

《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》，【日】加藤周一 著，【中】彭曦 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

参考文献：

《物哀·幽玄·寂》，【日】大西克礼 著，【中】王向远 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

《禅与日本文化》，【日】铃木大拙 著，【中】陶刚 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